

奇异的人体—第六感

译著：张益明 陈悦朝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奇 异 的 人 体 第 六 感

R339.1

2

译著：张益明，陈悦朝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序

如果有任何人轻视人体超感官知觉的话，那么，海洛·薛曼写的这本书将会令他大开眼界。我可以说出几个第一流的科学家、作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许多知名的人物，他们都完全相信超感觉能力的存在。

超感觉能力又称ESP，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但是人们多半不了解它，而且所持的态度也不够客观。自然界不但没有任何定律反对它，相反的，每一个生命体对它周围极其微弱的改变都非常敏感，其微妙的程度比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更复杂，这是科学上已经承认的事实。

我们之所以强调已知的五种感官非常重要，那只是因为他们的作用很明显罢了。ESP则是人类智慧中更高的一个领域。虽然有许多科学家目前仍然完全反对ESP，可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瓦西里耶夫正在领导一项“心智与精神通讯”的研究活动。如果ESP可以用药物、催眠术或集中意志来产生的话，那么侵略国家的首脑人物所构想的计划势必可以预知，战争危机将可以预防，许多诡诈的事情也将消失。

当我遇到薛曼时，他给我许多有力的证据，显示出人类不需要说话或写字便可以沟通思想。在1959和1960两年之中

我参与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中一部影集的制作，片名为《人与挑战》，专门探讨人类身体及大脑思维的极限问题。ESP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当时我自己并不相信它。

在大部份的影集中，我请了哥伦比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作顾问，可是关于ESP这方面的顾问则必须向我的一位朋友求教。他是一位名作家，曾推荐我的一本书《穿越空间的思想》，其中述及威尔金和薛曼二人合作进行的长距离心电感应实验。这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很佩服威尔金的客观的态度，我更想见见薛曼。我们初次见面是在好莱坞的罗斯福饭店，这是我一生之中的转折点，导致我把长距离心电感应当作最主要的嗜好。

在正式会餐的时候，我测验了薛曼接收我的思想的能力，当然我并没有先通知他。我在心中告诉他我在想的物体，他的接收力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他每次都拿起我所想的物件，屡试不爽。

此事过后不久，我和一群朋友又到一间实验室去考验他。那天是1960年1月18日，有三位医学博士和心理学家黎克朗在场。薛曼坐在一间被锁住的小屋中，时间约30分钟，并把他所接收到的信息写下来。试验前我们没有把计划告诉他，我们是在距小屋很远的一幢大楼内。

随后，我们走近薛曼的那间屋子，站在门外，由黎克朗将我稍加催眠，使我处在恍惚状态之下，让我把当天的每一件事都加以回忆。

当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们曾到海边去拍过片。我们由直升飞机上降下两名潜水员，然后用摄影机向其中一人拍摄，那是一架新型的空对海摄影机，可是在拍摄中途却发

生了故障，我不得不改变拍片计划，感到非常烦恼。

我又看到一条潜水船装了一个类似鱼雷的东西和一个活动式无压力箱，当时我是在场者之中唯一看得见无压力急救箱的人，所以我必须接管一切的指挥，处理因突然出水而抽筋的人，而其他各行的专家根本帮不上忙。同时，我命令一个船员投下一根绑有浮标的绳子，以便显示我们的位置，然后又投下一枚小型飞弹，以声波来引导潜水员。

当我在思考那些只有我自己才能感觉到和回忆起的复杂景象时，有位医生故意用针刺我的手背，捏我的右耳，以观察薛曼是否也有相同的感觉。

30分钟后，我们打开薛曼的房门，他已写了4页笔记。80%的叙述实在正确得令人震惊。他写出“鞋子离开了脚”，“抽筋现象，好像是潜水员。奇怪的船上装备着人形状的鱼雷。”——很明显的是指无压力箱。“设备出故障了，拍片计划因而改变。”——摄影机的确出过故障，“不是那样，我来教你，让我来做吧！”——这的确是我对导演说过的话。“左耳很痛”——实际上是医生捏我的右耳。“海对空通讯”，“潜水员下海又被直升飞机救起”——完全正确。“背面被刺”——我的手背，“某种水下爆炸——声波回震”——正确。

那一天下午发生了极有意义的事。薛曼本来还要接受一位有名的女灵媒(medium)的考试，可是她因临时生病而无法赶到。有人建议找人代替她，薛曼也完全同意。其中没有任何的欺骗或猜测的可能性，因为薛曼并不认识任何一位一同拍片的朋友。由于天气及人员缺席等因素的影响，我的确经常改变拍片的计划。

在薛曼的许多正确的感应中，有几个字毫无意义：“鞋子离开了脚”。因为拍片时旁观者没有看见此一景象，我受到催眠后也没有发出这样的思想。可是这些字却烙在我的潜意识的印象中，好像与某些令人不悦的意念有关。所以我心里感到不太舒服。

拍片的时候，我曾与导演发生过一点小磨擦，我们第一次争吵，声色俱厉。他执导一幕演员穿着蛙人游泳鞋的戏，拍完后我发现演员的蛙鞋内还穿着球鞋。我私下找他商量，他坚决相信在影片上球鞋不会露出来，但我对他的解释并不满意，所以命令他重拍。因为如果冲洗影片胶卷后发现有差错，就必须回海边重拍，这样花费势必更大。

虽然他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拒绝跟我合作，可是为了妥当起见，我仍然下令重拍，以致他很不情愿，因而造成了一些紧张的气氛。遗憾的是，当时无法证明谁是谁非，除非等到影片冲好放映出来才能知道。

当我们与薛曼作心电感应实验时，我因拍片而激动的心情尚未平息。虽然在催眠之后我没有想过“脱掉鞋子”之类的字句，可是薛曼却仍然能够写出它。没是窃听，没有窥视，也没有窃听器告诉他消息，一定是我潜意识在发射思想。况且没有一个人在拍片回来后提过拍片的事，更没有人看见我曾经跟导演发生过争吵。

看了这样的结果，我便反复加以分析，我发现薛曼可以精确地感应到令我激动的事情。摄影机故障迫使拍片计划改变，花费人力、财力极大，以致我很烦恼。对一位制片人来说，下令重拍或命令导演都是反常的事。而我在小船上对导演说：“不！不是那样！”时，大家都听到了这句话。由此

可见，心情的激动与肾上腺素有密切的关系。薛曼和我都相信肾上腺素在心灵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分析的事例越多，越觉得发射者是处在激动的状态，而接收者必须心平气和。后者无论是在清醒或半清醒或沉睡状态都能接收讯号。

大海深处有一种鱼叫电鳗，研究电鳗生理的科学家发现，当危险发生的时候，电鳗的肾上腺的液体将细胞充电——称作“电爆”(electroplasts)造成了600伏特的电压，使攻击电鳗的生物惨遭电毙。

人类的情况又如何呢？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当人遇到危险或在兴奋状态时，也有大量电流在神经系统中发射能量，因而彼此能够感应！薛曼和我正在深入探究这一假设。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薛曼和我从未在ESP方面失去感应。很多次我身体一有点不舒服，他立刻会打电话来问候我，甚至于他还知道我生病的症状。

我的思想能被薛曼接收，这是人类的一种潜在的本性。薛曼大公无私地利用自己来研究ESP；进而探寻一个尚未被人了解的自然定律，我对这件事的感触极为深刻。

伊凡·多斯

目 录

序	伊凡·多斯	(1)
第一章	神秘的第六感——ESP	(1)
第二章	了解你的心灵世界	(11)
第三章	神秘的感应力量	(19)
第四章	精神感应	(31)
第五章	传心木	(38)
第六章	你有预感能力吗	(47)
第七章	预见未来	(57)
附录	预知世界最大海难的人	
	“提坦”号沉没之谜	(67)
第八章	梦的奇迹	(76)
附录	伦敦的吸血鬼	(85)
第九章	灵体	(88)
第十章	催眠术的功效和缺点	(106)
第十一章	痊愈的力量	(117)
第十二章	ESP的日常用途	(129)
附录一	灵感与人生	(140)
附录二	增进灵感的方法	(145)
附录三	灵感在人生上的应用	(154)
第十三章	“招魂”——与已故的人交谈	(158)

附录	(175)
第十四章	来自死者的警示	(177)
第十五章	太空时代人的大脑	(197)
附录一	是依附在墓穴中的恶灵所为吗?	
	墓穴中会移动的棺材	(202)
附录二	船上的人全部失踪	
	被诅咒的幽灵船	(210)
附录三	被诅咒的钻石	(222)
附录四	受幽灵惩罚的盗墓者	
	幼王杜唐卡门的诅咒	(224)
附录五	超感觉与核武器	
	非洲沿岸的核爆炸	(234)

第一章 神秘的第六感—ESP

你曾经预感到好像某件事将要发生，而过后发现此事真的发生了？

你曾经突然想起一个数月或数年未见过面的朋友，而想接到他的信或电话，或者觉得将会在某时某地遇见他，后来果真如此？

你曾经遇到过经常料事如神的人吗？

你是否曾经渴望做某件事或不想做某件事，你按这种想法去做，而事后发觉它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你是否做过鲜明的梦或在幻觉中见到某件事，而过后真的实现了？

你认为你似乎曾经看到过死者的鬼魂吗？或者是活人的灵魂？

你曾经有过似乎灵魂离体的经验吗？你的灵魂飘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但事后你只有模糊的印象？

你曾经听见过已故的亲人的声音。告诉你一些警告或坚持说他还活着？

你曾感觉到面对某种或许了解、又好像不了解的讯息？

如果你有上述的任何一种经验，那么你便有今天所谓的“超感官知觉”（ESP, Extra Sensory Perception），

或又称为第六感。这些定义式的语句出自莱恩博士的手笔。他是杜克大学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系的系主任，也是名闻世界的研究“心灵现象”(Psychic Phenomena)的专家。近年来，“心灵”一词代表了不同的意义，更因为一些诈伪的灵媒、算命者和江湖术士造成了不好的声誉，以致科学家们和思维细密的人们不再重视它。

或许你想隐瞒你的ESP经验，以免遭人笑话，或朋友们会说你“脑筋有问题”。可是ESP这个名词现在已经广泛地被接受，超感觉的现象不断发生，所以你不必再勉为其难了。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在脑海中作ESP能力的探奇是一件戏剧性的小事，但是已经明确地证明了心电感应(telepathy，或称传心木)的存在。

●不要开灯！

1915年的某一天，我在密西根崔弗市的家中，坐在二楼面向西方的房子里。正当日落黄昏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开灯以便打字。

当我快要摸到开关时，突然觉得耳中有种内在的声音，而绝非外来的声音，说：“不要开灯！”这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怪异命令，我不了解为何会发生此事，但我无法抗拒这种力量，于是我睁大眼睛又继续打了10分钟的文稿，光线更加黑暗，我“非”开灯不可了。

当我手摸着开关，再度集中注意力想开灯时，那个声音又来了：“不要开灯！”

正当这个时候，有人在楼下的走廊上敲门。我没有开灯

便下楼去开门，结果是一位电线工人。他说：“不要开灯！你家的外面电线上搭有一段高压线！”

当时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已经了解到一种我无法解释的事，我一想开灯，我的思想便与电线工人的思想沟通了。他在此前10分钟内一直挨家挨户奔跑，去警告用户。虽然他人还未到达，可是他的强烈情感已经使他的思想发射到我的大脑中。

这件事实在是太特殊了，绝无巧合的可能性。既然我有能力接收他的思想，那么假如我想再度体验的话，应该不成问题。反正这件事的确很成功。

再次体验ESP之后，我便立志终身研究如何有效的去控制心灵感应，如何发射和接收思想。

首先我到图书馆去找有关的资料。可是当时权威性的资料很少，只有一本哈德森著的《心灵现象之定律》(The Law of Psychic Phenomena)。现在看来，此书已经太老，可是在当时哈德森对心灵的见解已大大的超乎时代。

由于拥有ESP的可靠人物极少，我只得自己去找一个实验品。在我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无数的空间与平面存在于五种感官以外的地方，我们没有能力看见它们，但并不是它们不存在。眼见为实并不正确。例如，一张椅子一般看来只是一个物体，但如果从微观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是由亿万个原子组成的，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不停地运转。所以古典物理学认为两个物体不能同时占有同一个空间的说法，将不再是正确的了。

通过观察其它的生物，我发现它们在某方面的ESP能力比人类强得多。例如狗能听见人所听不到的哨声，鸟类能唱出人类所听不到的声音。动物的嗅觉使它们能在极遥远的距离之外便可发现敌人。澳洲的土人现在仍靠着他们的动物性

“本能”，在几天前可以预感到有猎人或探险家会出现。

现在，医生和精神病专家发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会給神经系统带来奥妙的振荡效应。我们经常被一些既看不到、又感觉不到的力量影响着。人类的眼睛只看得到光谱中极有限的区域，而事实上不同波长的色光有无限种。各种望远镜、显微镜、爱克斯光均显示了人类对自己体内和体外的事物还了解得非常不够。

地球周围的大气层中，随时有宇宙射线和各种光波的振动，我们既听不到也看不到，除非用机器把这些射线和光波转换到可见及可听的频率以内。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架既能发射又能接收的仪器。人体细胞不但有其特殊的功能，更能记录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人体和生命中存在着许多我们不能理解的奇异现象。

●人类在浩大的宇宙之中

科学家不知道造成人类的物质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只能证明人类是由物质“造”出来的。在某一时刻，各种原子不会合成这种物质；在另一个时刻却又可以合成。

天文学家认为“创造”在不断地进行。他们估计仅仅在肉眼可以见到的宇宙之中，就有一种“新物质”正以每秒 10^{32} 吨的速度在增加。这种惊人的创造现象说明宇宙正不断地膨胀，银河也不断地形成。

宇宙中含有亿万个恒星，多半比太阳还大。其中众多的卫星上可能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生物，他们的科学可能比我们更

发达。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只不过处于宇宙这一教育体系的幼儿园阶段，况且人类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知道宇宙膨胀的知识，并开始探究其真谛。

有意义的是，从最古老的记录开始，所有神的观念都起源于相信超自然（Supernature）。原始人把无法解释的事归之于神的力量。为了平息和讨好这种神力，他们献上牺牲，甚至族人的生命。同时也制订了崇拜仪式。对神加以跪拜、恸哭以及承认自己有罪，以期避免神的报复。

这些原始的迷信逐渐变成宗教仪式，由巫师主持，他是最早的牧师。迷信和禁忌造成了他们的无知和恐惧，这些遗迹仍可以在今天某些教派所谓的“地狱和永恒的惩罚”中发现。

这些混杂着独断与教条的宗教之中，所谓的异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记载了超自然的现象，例如：救世主复活；治愈麻疯病人；起死回生，天使出现；上帝说话，自称圣人者译之；做梦及视觉形式的占卜指示；以水变酒，把面包以一变百；以及鬼魂出现等等。

这些现象不管是否真实，但如果沒有它们的话，任何一种宗教均无法创立。科学使迷信和无知消失，所以宗教界人士应该为自己想一想，如何去证明他们所相信的神力，并寻找其“真谛”到底是什么？

· 证明神力的方法只有求助于人类的ESP能力。无数的证据说明这种能力确实存在，所以，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和发展ESP是十分重要的。它完全比探索太空或追踪外星人更有实际意义，你能解答人生的基本问题，以及了解人与他的创造者之间的关系。

从这种观点看，我们现在究竟面对着什么呢？为了要了

解和有效地利用这些高次元力量（即超感觉的能力），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如何探察ESP？

真正以科学方法去研究ESP是还不到一百年的事。1882年，一群剑桥大学的师生组织了“英国灵魂学会”（English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在法国有“国际心灵学会”（Institut Metapsychique International），二者都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搜集玄妙奇迹的证据，并探究其中的道理。

这两个组织自19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怀疑者的批评和嘲笑，他们认为“追寻幽魂”极为可笑。不久，“美国心灵研究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sychical Research）也成立了。这三个组织的积极努力造成了ESP研究今天有高度的成就。

许多有名的调查专家都在这三个机构中服务，他们有真正的科学态度，在人们尚未相信ESP之前，勇敢地用他们的声誉来支持ESP的研究。超自然现象虽然被认为是由魔鬼的力量造成的，不过至少宗教家相信精灵和占卜的启示。

应该责怪那些魔术师、巫师和江湖术士，他们自称会表演心灵现象，以致混淆了视听，令人反感。当然，没有这种经验的人更要大肆嘲笑所谓“幽灵”。科学界人士面对如此处境，当然也无可奈何。

在ESP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士很多：

英国的奥里弗·罗德先生、威廉·格拉克斯先生、阿热尔·卡拉道芮先生、罗伊德·布富尔先生、罗德·汉登先生、H·H·普鲁斯教授、F·W·H·米耶尔教授、C·D·布劳德教授、亨利·斯德威克先生、J·W·唐尼先生、S·G·苏勒先生、S·H·沙特马斯先生、爱德莫特·哥尼先生、桑德内·伯斯特曼先生、G·N·M·泰奈尔先生、瓦特勒·卡纳通先生。

法国的卡米勒·弗拉马内先生、卡勒斯·瑞切特博士、阿勒西克斯·卡莱尔博士、恩根·奥斯特博士。 ·

美国的威廉·詹姆斯教授、瓦尔特·弗兰克林博士、莫通·普鲁斯博士、詹姆斯·哈斯罗布博士、赫尔瓦德·卡雷通博士、阿布顿·森克莱尔先生、威廉·马卡道高尓教授、J·B·瑞海因博士、哥德里尔·莫菲博士。

他们出版了许多书籍杂志，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在许多图书馆中均可找到。而我写本书则以个人经验和实验为主，告诉读者如何培养、如何得到ESP的能力，并列出详细的方法。我的一生之中有许多已经证实的ESP的经历和事例，将来还会有更多。因为多年来我已知道如何去获得ESP的灵敏感应。

●穿越千里的思想

1937年的秋天和1938年的夏天，我作了一项长程心电感

应的实验，合作者是北极探险家威尔金(Sir Hubert Wilkins)。当时威尔金是飞行员，他受命于俄国政府，从纽约飞往北极去寻找一群企图由俄国经北极直飞美国而失踪的驾驶员。因为电讯在北极失效，所以飞行时速不得高于200哩。

我跟威尔金是在市立俱乐部里认识的，彼此交换了不同的预感经验。他认为人类的大脑是个未开发的宝藏。我俩决定作心电感应实验，以东部标准时间为准，每周一、二、四晚上11时30分至12时作定期的“心灵约会”。他当发射者，我当接收者。时间一到我便静坐着，用多年来研究出的技巧去接收威尔金发射的思想，并记载各种感受。

为了客观起见，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墨菲博士同意作我的见证人。我每天晚上把接收到的印象写下，寄给墨菲博士，(以邮戳为凭)实验进行了5个半月。其他的见证人还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军军医的脑外科专家史塔戈登(A·E·Strath-Gordon)，他是ESP的权威；还有哈德威克博士(Henry S·W·Hardwicke)，纽约心灵学会的研究技师；伊凡生(Reginald Iverson)，纽约时报的无线电协会会长；以及另一位市立俱乐部的会外人士埃墨雷(Sdm Emery)。

当我们把实验记载与威尔金的日记和飞行日志互相核对之后，发现心电感应有70%的正确性。

伊凡生的见证值得一提，他著有一本书《穿越空间的思想》，其中写着：

“我以无线电协会会长及目击者的身份，特此证明薛曼与威尔金的心电感应实验成功。在此期间，磁场及太阳黑子的变化，除了极少数